



册府元龟
卷之三百十四
至十六



13
849
104



門
849
卷
104



册府元龜

淮南李嗣京參闕

西極文翔鳳訂正

豫章黃國琦較釋

宰輔部

七

謀猷

四

唐李石爲相太和末文帝御紫宸殿石奏曰請准今
月三日詔命起居卽起居舍人執筆記言記事帝問
石曰坊市人得漸安未石對曰亦已漸安然近日苦
寒蓋緣刑殺致此陰沴又罪人索懸棧黨未已伏乞

册府元龜

宰輔部

卷之三十一

聖恩特賜寬宥鄭覃曰所坐周親已有處分訖若不寬解卽恐連累至多石又奏曰昨聞鄭注到鳳翔招召兵士至多所招募者皆被殺戮竊恐邊上乘此生事伏乞降詔書安諭帝曰政貴寬恕固宜如此覃石等對曰過惡揚善古聖所重帝曰朱叔夜入言罪人須早令御史鞠問如無過卽與洗雪勿令虛受賊汗之名又曰宰相之務在選賢任用石奏曰臣與鄭覃俱爲輔弼不立肝膽豈敢不盡但以人各有求苟遂所欲則美譽至稍不如意則謗議生覃曰事有百司請各委任帝曰各須求才仍委百司宰相豈可一一

領慎不得懼百司有權覃曰臣嘗聞李林甫忌前好人帝曰林甫姦臣也豈足論石曰比者選才先試以吏事文武兼才者或主邊兵或管錢穀苟有能事然後入用近日皆以資序進用由是乏人帝曰國朝近來取士與向前頗異覃曰臣聞南朝多用文華所以不理今日以才堪卽用不必文辭借如中書舍人草制詔每人只要三數句語粗說其人豈必全序官資歷任帝曰凡進士及第有方鎮奏請判官者第一任未經作州縣官莫依但第一任曾作縣官卽第二任依奏覃曰此科多輕薄不必盡用帝曰輕薄敦重色

色皆有亦未必全在此科况此科已二百年亦不可
遽改覃曰亦乞不崇樹石曰人家兄弟十數人或三
五人但稍有智慧者卽業文學若州縣有一文學人
在其中雖地至偏遠必少差事陛下若盡令選授州
縣官卽不減選帝曰今加至四十人三年卽選與州
縣官得資卽任諸處奏充判官卿便處置奏來帝曰
朕十年孜孜求理迄今竟未見太平如何覃曰究其
根源蓋以黎人困弊臣聞百姓富則國富國富在藏
之於野欲天下理莫若恤蒼生石曰又三志恤蒼生
惟若得術亦應不難根本在朝廷事在節用革去冗

食糶如司農寺木炭價每年約支八萬貫有司無以
隄防姦吏實緣所支不啻一倍以臣親見且去簿書
姦盜然後百司理百司理則天下理若網在綱則百
事整帝曰我每思貞觀開元之時觀今日之事卽往
逢憤氣填膺覃曰陛下頗言及此臣等不勝慶抃臣
與石等漸期條理以副聖心石曰求理之道在乎自
上而下至於禁中衣服裝飾外皆倣倣以爲時尚陛
下躬儉節用風俗已移長裙大袂日漸減少若吏令
戚屬絕其侈立不慮下不從教帝曰且左衛副使張
元昌便用金唾盃何奢侈之甚昨因李訓事已斬矣

單對曰如張元昌事宜付有司誠約此輩則人自惕懼帝曰此事亦難家至戶到誠勅但要自儉約化之朕嘗聞前時內庫有兩領錦暖子其上飾以金鳥一領玄宗皇帝幸溫湯時著一領與楊貴妃著當時貴重如此如今奢靡豈復貴之料今富家亦應往往而有石曰毛玠爲吏部尚書性本清儉時人尚不敢鮮衣美食况萬乘之畱情故可便爲一時之法帝曰周孔文武之業後猶陵遲亦可歎也石又言曲江亭比奉詔令百司修造今將興功更候進止帝曰且止石曰開元之時亭臺至盛今將做之未知可否帝曰

在開元之際天下太平過有興後已是當時末事豈爲宜哉石又曰請於舊亭子兩邊令京兆府置造小屋餘請停罷廻充館立并昨所被誅戮數家家資器用金請勒度支送官馬充用宰臣退帝命起居郎鄭朗等適所紀錄者將來一觀鄭朗對曰臣執筆所紀便自爲史臣聞自古帝王不合觀史帝曰故事何在朗曰臣不敢遠徵故實嘗聞太宗皇帝欲親覽國史用知得失諫議大夫朱子奢上表云史官所述義歸盡善若至曾玄已後或非上智中主庸君飾非護短見極陳善惡史官何地逃刑又聞褚遂良對曰令之

起居古之左右史以記人君言行善惡必書庶幾不爲非法不聞帝王躬自觀史帝又謂朗曰適來所紀自是直書未有否臧一見無爽朗乃進所紀帝畧覽曰卿宜門外重寫錄進來其日晚內出詔宣示宰臣曰適來鄭朗等奏朝來所紀之事擬不進本人君之言良史善惡必書或有平生之閑話不關理道之體要垂諸將來實爲愧耻異日臨朝庶幾稍改何妨一見得戒醜言開成初帝御紫宸殿石與鄭覃等進曰陛下改元御殿中外寧謐全放京兆府一年租稅又停天下四節度進奉恩澤所該實當要增進年赦令

皆不及此帝曰朕務行其實不欲崇長空文覃曰在守之而已石曰赦書須內置一本陛下時看之又十道黜陟使去日更付與公事根本令向外與長吏詳擇施行方盡利害之要帝召監倉御史問太倉粟數御史崔虞對曰見粟有二百五十萬石帝曰無九年之蓄曰不足無六年之蓄曰急無三年之蓄曰國非其國今約歲費不少而所蓄非多深可軫慮石曰京畿頻旱無以添置待至來年徵西稅麥時納麥穀時納穀自然國蓄漸實人亦樂輸帝曰如今用粟處且給假錢來年折納務優農人覃曰若不優之折納爲

害石又奏涇陽水利方春作時請禁碾磴秋冬水閑
任却動用覃曰務農乃厚其本也游手末作自當禁
止帝曰百司弛慢要須條舉因指御爐曰此物始亦
華好用之既久乃無光彩若不修飾何繇復初石曰
百司皆有官長在陛下各責其事而已覃曰丕變風
俗當考實効晉時嵇阮之流竟何裨益帝曰阮籍居
母喪飲酒食肉隳紊禮教覃曰三十年以來不務實
事相尚爲顏黃石曰此本因理平人人無事安逸所
致今之人俗但遠慕王夷甫耻不能及帝曰卿等輔
朕爲理必在振舉法度法者三王之鞭策乘馬不執

鞭策可望致遠乎鄭覃李石謝石曰陛下撫念萬方
形於憂歎臣等雖甚駑庸敢不力奉聖志湖南觀察
使盧周仁奏請進羨餘見錢二萬貫雜物八萬貫覃
以爲不可受恐朝廷生好貨之風有土者率相效尚
則侵削之患多矣不如還之使代貧下征徭帝深嘉
之二年前秘書監吳士矩以任江西日加給將士糧
料貶蔡州別駕己丑帝御紫宸謂宰臣曰吳士矩初
至洪州在庫錢二十萬貫今交割所奏止有九萬貫
不可不就洪州推按石曰士矩擅有添給該合推窮
以其闕羨衆多恐懷連累之懼臣所以請先事貶官

今口語不息事須更盡理按問軍人情狀難保須爲
之防故前推董昌齡迨至梧州後處置蕭洪亦追離
本道帝然之因許就東臺推鞠帝又問王晏平冒沒
官馬百疋及器甲事覃石言方鎮因緣寵任侮易朝
章若法在必行亦宜革之有漸

楊嗣復爲相開成中文宗問宰臣曰人言讖辭豈實
有乎嗣復曰光武好讖多以讖決事於是讖書大行
爲後代笑班叔皮書著王命論以止庸妄姦亂者之
心李班曰喪亂之時佐命者務稱符命致理之代只
合推諸人事帝然之帝又謂宰臣曰南朝唯以寫經

造佛爲功德此豈謂功德和嗣復曰古稱博濟生人
謂之功布澤無私謂之德彼豈足稱功德莫大於濟
生人德及後嗣宜哉帝又謂宰臣曰少有如今日四
方無事時班曰譬如人四體平和嘗將息如恃之自
忽卽病立至亦繇朝廷嘗於無事時尤須思政求理
卽必無患嗣復曰苞桑之戒誠不可忘所謂亂者有
其理亡者有其存帝曰朕在位十四五年無功無德
幸遇天下無事固不敢望貞觀開元嗣復曰自古帝
王但能認得所遇之時卽好陛下今日不在更思開
疆拓土勿以爲不足然亦不可便謂不足更慮須益

如是刑獄亦令法官同議然後丞即已下詳其可否
開奏如即吏有能駁難者皆許上聞金須先據經義
其次取正史前賢故事不得自爲意見言涉浮華如
禮官學官才識出人議論精當向後擢授臺省官即
吏卽別與遷擢所異漢魏之風復行今日從之十一
月又奏云臣等聞恤貧寬疾著於周典無告嘗餒存
于王制國朝立悲田養病置使專知開元五年宰臣
宋璟蘇頌奏所稱悲田乃闡釋教此是僧尼職掌不
合定使專知請令京尹按此分付其家玄宗不許至
二十二年十月斷京城乞兒悉令病坊收管官以本

錢收利給之今緣諸道僧尼盡已還俗悲田坊無人
主領必恐貧病無告大致因窳臣等商量緣悲田出
于釋教金望改爲養病坊其兩京及諸州各於子錄
事者壽中揀一人有名行謹信爲鄉閭所稱者專令
勾當其兩京望給寺田十頃大州鎮望給田七頃其
他諸州望委觀察使量貧病多少給田五頃以充粥
食如州鎮有羨餘官錢糧與置本收利最爲穩便若
能如此方圓不在給田之限從之十二月又奏云臣
等每蒙延英召對獲聞聖言嘗欲朝廷尊臣下肅此
是陛下深究爲理之本伏以管仲古之大賢明乎理

國其言可以爲百代之法管仲云凡國之重器莫重于令令重君尊則國安故安國在乎尊君尊君在乎行令明君察于理人之本莫要于令故曰虧令者死益令者死不行令者死不從令者死四者死而無赦又曰令雖在上而論可與不可者是上失其威下繫於人也自太和已來其風大弊令出于上非之者在下此弊不除無以理國事常弘質所論宰相不合兼領錢穀臣等敢以事體聞奏昔漢相衡云所以爲大臣者國家之股肱萬姓所瞻仰明王慎擇也傳曰下輕其上賤人圖柄則國家搖動而人不靜今常弘質

受人教導輒獻封章是則賤人圖國柄矣臣等又以蕭望之是漢朝明儒重德爲御史大夫奏云今首歲日月火光咎在臣等上以望之意輕丞相乃下侍中御史中丞詰問又貞觀中監察御史陳師合上書云人之思慮有限一人不可兼總數職太宗云此豈有毀謗欲離間我君臣流師合於嶺外又聞諸賈誼云人主之尊譬如堂群臣如陛衆庶如地故陛有級廉遠地則堂高陛無級廉近地則堂卑亦繇將相重則君尊其勢然也如宰相姦謀隱慝則人人皆得上論至於制置職業固是人主之柄非小人所得干議古

者朝廷之士各守其官思不出位常弘質賤人豈得以非所宣言上黷明主此是輕宰相矣後漢大學諸生頗干時政其時謂之處士橫議皆是亂風深要懲絕伏望陛下知其姦計從朋黨而來每事明察過將來之漸則朝廷安靜邪黨自消臣等不勝感憤望時賜省覽又奏伏見天寶已前中書舍人六員除機密遷授之外其他故事皆同商量宰臣姚崇奏云事有是非理均與奪人心既異所見或殊御使雷同情有盡臣既居官長望於狀後略言事理優劣奏聽進止自艱難已來務從權便政頗去於臺閣事多繫於

一期決遣萬機事在宰弼伏以陛下神武功成朕且思理情覈庶政在廣詢謀詩云不愆不忘率繇舊章前漢魏相每觀故事以爲古今異制方在奉行故事已數條漢興已來國家便直行事奏請有司支遣錢穀等外臺閣嘗務關於汭華州縣奏請繫於典章及刑獄等并令中書舍人依故事商量臣等詳其可否當別聞奏從之

鄭畋僖宗朝爲相乾符五年黃巢起曹鄴南犯荆襄東渡江淮衆號百萬所經屢陷郡邑六年五月陷安南府據之致書與浙東觀察使崔勣求鄆州節鉞璆

言賊勢難圖宜因受之以絕北顧之患天子下百僚議初黃巢之起也宰相盧攜以浙西觀察使高駢素有軍功奏爲淮南節度使令扼賊衝尋以駢爲諸道行營都統及崔瑒之奏朝臣之議有請假節以紓患者改採群議欲以南海節制縻之攜以始用高駢欲其立功以圖勝攜曰高駢將畧無雙淮土甲兵甚銳今諸道之師方集羸爾饑寇不足平殄何事捨之示怯而令諸軍解體邪改曰巢賊之亂本因饑歲人以利合乃至實繁江淮已南薦食殆半國家久不用兵士皆忘戰所在節將閉門自守尙不能技不如釋咎

包容權降恩澤彼本以饑年利合一遇豐歲孰不懷思鄉土其衆一離則巢賊兀上肉耳此所謂不戰而屈人兵也若此際不以計攻全恃兵力恐天下之憂未艾也群議然之左僕射于琮曰南海有舶之利歲貢珠璣如令妖賊所有國藏漸當廢竭帝亦望駢成功乃依攜議及中書商量制勅改曰妖賊百萬橫行天下高公遷延玩寇無意剪除又從而保之彼得計矣國祚安危在我輩三四人畫度公倚淮南用兵吾不知稅駕之所矣攜拂衣而起袂染於硯因授之信宗聞之怒曰大臣相詬何以表儀四海二人俱罷知

政事以太子賓客分司東都廣明元年賊自領表北
渡江浙虜雀膠隔淮南郡縣高駢止令張隣控制衝
要開壁自固天子始思改前言二人俱徵還拜改禮
部尚書

後唐莊宗同光二年四月中書奏諸道節度防禦刺
史各著功名金全忠孝洎蒙昇獎皆荷渥恩雖萌為
治之心未展分憂之効况聞藩府不可以久虛侯伯
不可以久闕藩府虛則兵不輯侯伯闕則化不行繇
此觀之為務甚急請令歸本任不奉詔旨不得輒離
治所從之

是時諸藩府連帥或屯師于邊或在闕下
皆遣人推典後事人望既卑法多聚斂時

議甚危之宰相故有是奏帝雖依允終却
遷留及王室危難累起鄴都皆由此也

趙鳳明宗天成三年為中書侍郎平章事時車駕將
幸大名而六師家口纔自雒陽遷於汴水亟聞師動
初有難色及至百官上表聖慮未迴頗有狂說定州
王都正多疑慮人情相恐軍士惶惑在位咸不敢言
鳳手疏於樞密使安重誨直諭其事重誨自驚具白
於帝翌日詔罷行期內外謐然安帖

王建立為右僕射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天
成三年五月以時所急務陳六條以奏之其一以南
北節氣有殊賦稅起徵無別請不預定月日但考其

年終殿最其二請不令省使差人徵嘗州縣乞明以
賞罰委於長吏其三以藩侯郡守頗有替移州縣以
迎送爲勞牧伯無化治之意請立考限其四請所在
倉場許每斗加納三合爲雀鼠之耗其五以凡於內
班差使臣請選其夙舊或縉練事體者充免取笑於
四方實有辱其君命其六諸道軍職唯守本處轉遷
乞罷宣補之命奉勅皇王宣政侯伯分憂薄賦輕徭
方爲濟物迎新送故必恐擾人徵賦以不虐黎庶爲
先銜命以不辱朝廷爲貴乃至藩方職列無非戮力
奉公各有區分不令踰越朕自臨太寶每尚淳風動

不疑人靜惟恭已中外無間上下相勸建立旣列台
司兼權邦計所述否臧之事皆窮利病之源情切參
禪理當俞允宜准往例州縣官三十月爲限刺史以
二十五月爲限仍以到任日爲數其節度使以山河
是託與牧宰有殊繫自朕懷難拘管限若頗有除替
何暇葺綬宜仍舊餘依所奏

馮道爲中書侍郎平章事天成三年七月帝延宰臣
於便殿道曰數州霖雨雖秋稼以傷時物皆踐邊鄙
河水泛漲契丹未可南顧閏八月延宰臣於玄德殿
道又以居安思危有始有卒申於鑒誠四年五月帝

問宰臣曰時事如何道對曰時燕入安帝曰此外如何道曰陛下淳德上合天心臣聞堯舜之君人所慕之桀紂之主人皆惡之蓋爲有道無道也今陛下恭修儉德留心治道民無徭役故相與言曰堯年舜日不過人安俗阜爾自貞觀十年已後魏徵等奏太宗曰願當如貞觀之初臣今亦願陛下嘗思登極之初則天下幸甚八月帝御中興殿道奏往年淄州四縣水損田省司額定租稅州使徵督甚急以至戶口流散今歲特宜優恤從之戊午帝御中興殿對宰臣論時政何者爲切道對曰務惜生靈爲切臣記近代詞

人爲古調詩云正月賣新絲二月糶新粟救得眼前瘡剝却心頭肉我願君王心化作光明燭不照縉羅筵徧照逃亡屋此詞義雖淺規諫道深臣諷誦之實覺有理帝深納之九月戊寅帝御中興殿又顧謂宰臣曰時事近日何如道奏曰臣省事已來無歲不聞戰伐蓋政令不一王綱弛紊伏自陛下纂隆五載服之以武威懷之以文德任賢不二去邪不疑天下歸心人知耻格近歲已來可謂無事趙鳳進曰詩云靡不有初舜克有終願陛下嘗保此道始終則運祚無窮矣長興三年三月帝顧謂宰臣曰春雨稍多久未

晴霽何也道對曰水旱作沴雖是天之嘗道然季春行秋令臣之罪也更望陛下廣敷恩澤久雨無妨於聖政也四年二月帝對宰臣於中興殿道奏曰新授尚書令秦王昨向中書領事稟承睿訓其德日新每日朝謁五鼓待漏左掖門夫親賢國之基本臣聞古人有善爲師傅教導太子者太子食有邪蒿師傅遽命去之曰其名不正不可以食太子蒿非邪也但惡其名况人事乎臣思莊宗皇帝二十年血戰定天下而不修德政三載覆亡郭崇韜輔佐先朝又不喜見創業勳舊夫國以人爲本今之親人者節度刺史令

錄而已得其人則治非其人則亂不可不慎選若蹈虎尾履春冰日慎一日唯陛下安不忘危治不忘亂而已矣十月以上尊號應在朝文武臣寮宜加恩其有八月四日已後遷官者不在此限時上肯欲徧與百寮轉官而道等以爲轉官須論資考乃奏叙階勲而已

虛文紀爲中書侍郎平章事末帝清泰元年上疏曰臣聞事君盡忠孔子激揚於直道無功受祿周詩譏諷於曠官敢因災沴之時輒貢傾輸之懇臣伏見比年以來朝廷多故人事則兵喪禍亂天時則水旱重

霜若非陛下拯溺救焚移災作福則生靈受弊宗社何依今則區宇甫寧人神胥悅但以自憂愆陽及秋霖雨雖勞聖慮過切閔傷蓋屬當否數之辰左費消禳之力雖民斯鮮福亦天道使然爲君之難實見於此臣聞沉潛剛克高明柔克是君宜執柔以御下臣當剛正以報君則冀上下和平君臣訢合臣思德宗初置學士本不以文翰是供蓋猷納論思朝夕延問至於給諫遺補之職是日諫官月請諫紙時政有失無不極言望陛下聽政之餘招召學士諫官詢謀政道俾獻讜言明書黜陟之科以責語言之効書云又

時賜若肅時雨若以洪範言之繫於君德臣請嚴祀於宗廟社稷精禱於岳瀆神祇進忠良退不肖除寇盜恤憚發慎刑罰明舉選任賢勿貳去邪勿疑王道砥平無徧無黨中外除改請守舊規長興四年已前勅命繁碎者請重選擇如新勅不及舊章更請却依前代如舊章不如新勅便釐革施行儻不阻於奏陳庶漸臻於理體詔口盧文紀早踐班行迭更顯重動惟稽古言必爲時當朕求治之初首居輔弼之位能竭事君之節以申報國之勞引經義而究其本根合時事而先於條貫請宣學士兼召諫臣言陰陽序理

之端人事調和之本又嚴修祀典精事神祇宜令有司依奏虔絜所云進忠良而退不肖除寇盜而恤憚發雖責在朕躬亦資於調變刑法舒慘宜令大理寺御史臺明慎詳讞勿至冤誣選賢退愚宜令三銓選部精覈慎選所異得人新舊制勅宜令御史臺與三司官員詳擇以聞二年又上疏曰臣近蒙召對面奉天旨凡軍國庶事利害可否卿等位居輔弼並合盡言臣等仰承詔諭退自省循時遇休明各叨輔弼才器不能經綸庶務智術不能康濟大猷致陛下宵旰於丕圖憂勤於治道有覲面目待罪巖廊尚沐宸慈

猶寬冊免莫不克心自勵俛首深惟願竭愚鄙之誠少副昭回之鑒臣聞古先哲王樂聞已過道塗立誹謗之木門庭樹告善之旌從諫如流聞議能服所以十年長久享祚無窮陛下自纘邦家克敦慈儉守先皇仁政遵列聖彝章人樂和平政皆畫一天無複沴之象地無變怪之妖日月無爽於虧盈星緯不差於纏次襞諫紙者無詞可措持皂囊者無過可規凡百庶寮奉職不暇臣伏覽貞觀故事見魏徵馬周之章疏王珪劉洎之奏論或講貫古今或鋪陳政術皆萬代之長策非一介之狂言苟異經謀何名獻納臣等

伏計宸筭圖度者必以嶺嶠未平島夷猶梗巴梁恃險井絡纏妖鮮卑尚撓於邊陲將帥未施於方畧臣等以爲非獨人謀未至亦恐天意使然聲教苟孚廓清何晚臣略以前事明之何者卽如漢高前代之英主也一劔初奮於彭城五年方誅於項籍洎南平英布北扞匈奴解白登之圍避柏仁之難凡十餘年親當矢石乃混車書如太宗文皇帝本朝之聖祖也自起義太原佐命高祖乃定江南之草竊殄隴右之陸梁禦突厥於便橋擒公祐於京口凡十餘年櫛風沐雨命將出師方得華喬回風震區無撓伏念陛下爰

從踐祚總歷一碁雖乃聖乃神不下於漢高文祖而且耕且戰更詳於人事天時侔武王一舉盪平體尙踐十年教戰若治兵之至要御衆之大端攻必取而守有餘戰必勝而幸無怠發號出令保大定功俾軍成咸憚於機權部較皆存於信義驅之可以蹈湯火使之可以爲蚩沙此則聖謀懸料於殼中神策已包於術內何假芻蕘小輩草野凡生持螿妄測於滄溟側管彊窺於穹昊不量事體虛費莠言故論譖載仲尼治衛必也正名言順事行勿容苟且名言之際聖哲攸艱况在凡嘗豈宜容易思出其位古人所非臣

等謬處台衡奉行制勅但緣事理互有區分軍戎不在於職司錢穀非關於苟分苟陳異見卽顛侵官况才不濟時識非經遠因五日起居之例於兩班旅見之時畧獲對駁兼承顧問此際衛士周環於階陛庶臣羅列於殿庭四面聚觀十手所指臣等苟欲伸愚短此時安敢敷陳韓非昔懼於說難孟子亦憂於言責臣竊惟本朝故事肅宗初平寇難再復寰瀛頗經涉於艱難尤勤勞於委任每正衙奏事則泛咨訪於群臣及便殿詢謀則獨對揚於四輔自上元元年後於長安東置延英殿宰臣如有奏議聖旨或有特宣

皆於前一日上聞及對御之時只奉冕旒旁無侍獻可替否得曲盡於討論捨短從長故無虞於漏洩君臣之際情理坦然伏望聖慈俯循故事或有事關軍國謀而否臧未果決於聖懷要詢訪於臣輩則請俟延英故事前一日傳宣或臣等有所聽聞切關利害天形文字須面敷敷臣等亦依故事前一日請開延英當君臣奏言之時祇請機要臣寮侍立左右兼乞稍霽嚴顏恕臣荒拙雖乏鷹鷂之効庶盡葵藿之心恭惟陛下睿畧縱橫天機沉遠臣等以愚智而干聖智以凡情而測聖情如螢爝比耀於烏蟾畎澮爭

流於江海然而天覆地載君義臣行持祿取容卽見
議於物論有犯無隱慮不愜於聖懷旣顯奉德音俾
令奏對合披愚款先瀆宸聰詔曰朕聞宮鳴商應則
律呂和君唱臣隨則邦家理興化之本百代同歸朕
顧惟眇冲獲奉基構慮生靈之未泰憂政教之不明
肝食宵衣未嘗暫暇副我焦勞之意屬於輔相之臣
卿等濟代英才鎮時碩德或締構於興王之日或經
綸於贊聖之時益梅之任俱存藥石之言並切請復
延英之制以伸議政之規而况列聖遺芳皇朝盛事
載詳徵引良切嘉歎恭惟五日起居先皇垂範俟百

之俱還召四輔以獨昇接以溫顏詢美理道
時作事之意亦昔日延英之流朕叨獲嗣承切思遵
守將成具美不爽兼行其五日起居令仍舊尋嘗公
事亦可便舉奏聞或事屬機宜理當秘密量事緊慢
不限隔日及當日便可於閣門祇候具榜子奏聞請
面敷敷卽當盡屏侍臣端居便殿佇聞高議以慰虛
懷朕或要見卿時亦令嘗侍宣召但能務致理之實
何必拘延英之名有事足可以討論有言足可以陳
述宜以沃心爲務勿以逆耳爲虞勉罄謀猷以禪寡
昧

張延卽爲相兼判三司清泰二年上表曰臣濫承雨露擢在均衡兼叨選部之銜仍掌計司之重况中省文章之地洪鑪陶鑄之門臣自揣量何以當處是以繼陳章表疊貢情誠乞寢眷恩免貽朝論豈謂御批累降聖旨不移決以此官委臣非器所以強收涕泗勉過怔忡重思事上之門細料進忠之路竊以位高則危至寵極則謗生君臣莫保於初終分義難防於毀譽臣若保茲重任忘彼至公狗情而以免是非固位而偷安富貴則內欺心府外負聖朝何以報君父之大恩望子孫之延慶臣若但行王道唯守國章任

人必取常才決事須依正理確爲形勢堅塞倖門則可以振舉宏綱彌縫大化助陛下含容之澤彰國家至理之風然而讒邪者必起憾詞憎嫉者寧無謗議或慮至尊未悉群謗難明不更拔本尋源便俟其瑕受玷縱臣心可忍臣耻可消只恐山林艸澤之人稱量聖制冠履軒裳之士輕慢相庭臣又以國計司司掌其經費利權幹務職在括收將欲養四海之貧民無過薄賦贍六軍之勁卒又在豐儲利害相隨取與難酌若使罄山採木竭澤求魚則地官之教化不行國本之傷殘益甚取怨黔首是瀆皇風况諸道所徵

賦租雖廣數額時逢水旱或遇蟲霜其間則有減無
添所在又申逋係欠乃置軍儲官俸嘗急急於供須
夏稅秋租每懸懸於繼續况今內外倉庫多是罄空
遠近生民或聞饑歉伏見朝廷尚添軍額更益師徒
非時之博糴難爲繫日之區分轉大切慮年支有闕
國計可憂望陛下節例外之破除於諸頭之儉省不
添冗食且止新兵務急去繁以寬經費減省從儉漸
俟豐盈則偁者知恩叛者從化弭兵有日富俗可期
臣又聞治民尚清爲政務易易則煩苛並去清則偏
黨無施若擇其良牧委在正人則境內蒸黎必獲蘇
息官中倉庫亦絕侵欺伏望試見在之處官無乖撫
俗擇將來之蒞事更審求賢儻一一得人則農無所
苦人人致理則國復何憂但奉公善政者不惜重酬
昧理無功者勿頒厚俸益彰有道兼絕徇情伏望陛
下念臣布露之前言閱臣驚憂於後患察臣愚直杜
彼讒邪臣卽俾副天心不防人口庶幾萬一少答聖
明帝優詔答之召於便殿謂之曰爾所論奏深申時
病朕於恩澤之中不無假借添置軍旅比緣戎事近
細思之於事無益形之切言深勅救朕失國計事重
目得商量無勞過慮也

晉和凝為中書郎平章事高祖將幸鄴都時襄州安從進反狀已彰凝乃奏曰車駕離闕安從進或有悖逆何以待之帝曰卿意如何凝曰以臣料之先人有度人之心臨事即不及也欲預出宣勅十數道密付開封尹鄭王令有緩急即旋填將較姓名令領兵擊之帝從之及聞唐鄧奏報鄭王如所勅遣驍將李建崇監軍焦繼勳等領兵討焉相遇於湖陽從進出於不意甚訝其神速以至於敗凝之謀也

册府元龜

册府元龜

淮南李嗣京參閱
西極文翔鳳訂正
豫章黃國琦較釋

宰輔部

八

公忠

詩曰我心匪石不可轉也傳曰死而利國猶或為之公忠之謂矣蓋策名委質抱公滅私臣之道也憂國忘家有死無貳臣之節也若乃居丞宰之重裁邦國之政而能義均休戚節貫屯夷至公以滅私純心而

無驕彌綸闕漏啓納而盡忠扶持顛危周旋而匪懈
 申立之操至累而益明惓歎之誠難至而易見宣股
 肱之力為社稷之臣亦何代無其人哉自非明允篤
 誠經德秉哲服膺善道不為利疚者孰能與於斯邪
 殷伊尹為相帝太甲既立三年不明暴虐不遵湯法
 亂德於是伊尹放之於桐宮地名有王離宮焉三年伊尹攝
 政事當國以朝諸侯太甲居桐宮三年悔過自責反
 善於是伊尹乃迎太甲而授之政太甲修德諸侯咸
 歸殷百姓以寧伊尹嘉之廼作太甲訓三篇褒帝太
 甲稱太宗伊陟為相時殷道衰諸侯或不至太戊立

伊陟贊言于巫咸

贊告也巫咸臣名也

巫咸治王家有成殷復

興諸侯歸之故稱中宗

周公且佐武王克商二年天下未集武王有疾不豫

群臣懼太公召公乃繆卜周公曰未可以戚我先王

戚近也未可以死近先王也又曰三公就文王廟卜戚憂也未可憂怖我先王也

周公於是

乃自以為質設三壇周公北面立戴璧秉圭

璧以禮神圭以

為質告於太王王季

告謂祝辭

史策祝

史為策祝詞也又曰策周公所作謂簡書

也祝此獨此簡書以告三王

曰惟周元孫王發勤勞阻疾阻一作若

爾三王是有丕子之責於天以旦代王發之身

丕子之責

謂疾不可救也不可救于天則當以旦代之死生有命不可請代聖人叙臣子之心以垂世教且巧

能多材多藝能事鬼神言可以此聖王之意乃王不知且多材

多藝不能事鬼神乃命於帝庭敷佑四方武王受命於天帝之

庭布其道以用能定汝子孫于下地四方之民罔不

敬畏言武王用受命帝庭之故故能定先人子孫于天下四方之民無不敬畏也無陸天

之降保命民先王亦有依歸言不救則陸實命保救之則先王上有依歸矣

降陸也保猶祐也有所依歸為宗廟之主也今我其即命於元龜就受三

於命龜大卜知吉凶者也元龜大龜也爾之許我我其以璧與圭歸以

俟爾命許謂疾瘳待命當以事神也待汝命武王當禱我當死也爾不許我我乃

屏璧與圭不許不瘳也屏藏言不得事神周公已令史策告太王王

季文王欲代武王發於是乃即三王而卜卜之皆曰

吉發書視之信吉此書也周公喜開籥乃見書遇吉籥

占兆書周公入賀武王曰王其無害且新受命三王

維長終是圖我新受三王命武王維長終是謀周之道茲道能念予一人

一人天子也茲比也周公藏其策金縢匱中藏之于匱緘之以金不欲人開也

誠守者勿敢言明日武王有瘳周公卒後秋未獲暴

風雷雨禾盡偃大木盡拔周國大恐成王與大夫朝

服以開金縢書王及得周公所自以為功代武王之

說一作簡所藏請命策書本也二公及王乃問史伯執事二公及王

故先見書也史伯執事皆從史伯執事曰信有昔周

周公請命者問審然否也公命我勿敢言成王執書以泣泣者傷周公忠孝誠如是而無知者矣

曰自今後其無繆卜乎

本欲敬卜吉商今天意可知故也

周公勤勞

王家惟予幼人弗及知今天動威以彰周公之德惟

朕小子其迎我國家禮亦宜之

亦宜恭有德也

王出郊天乃

雨反風禾盡起

如以玉幣謝天也天即反風起禾明郊之是也反風風還反也

二公

命國人凡大木所偃盡起而築之

築拾也禾為木所偃者起其木拾其

下禾乃所失亡

歲則大熟初成王幼不能泣

泣視也不能視祚階行人

周公相踐祚而治

踐履也代成王履祚階攝王位治天下也

抗世子

法於伯禽欲令成王之知父子君臣長幼之道也

抗猶

舉也謂舉以子之法使與成王居以學之

成王有過則撻伯禽所以示成

王世子之道也

以成王之過擊伯禽則是以感喻焉

周公還政成王比

面就臣位軀軀

軀軀敬謹貌

如畏然成王少疾病周公乃

自揃其蚤沈之河以祝於神曰王少未有識奸神命

者乃且也亦藏其策於府成王病有瘳及成王用事

人或譖周公周公奔楚成王發府見周公禱書乃泣

反周公

周公攝政遠則四國流言近則王不知周大夫美其不失其聖故作狼跋之詩

召公虎為王卿士時厲王出奔彘

彘晉地漢為縣屬河東今永安也

厲王太子靜匿虎之家國人聞之乃圍之召公曰昔

吾為諫王王不從以及此難也今殺王太子王其以

我為讐而懟怒乎夫事君者險而不讎懟

在危險之中

而不怒况事王乎乃以其子代王太子太子竟得脫

召公周公二相行政號曰共和十四年厲王死於彘太子靜長於召公家二相乃共立之為王是為宣王二相輔之修政法文武成康之遺風諸侯復宗周

漢蕭何微時與曹參善及為宰相有隙

參自戰封賞每在河討功

多而後故

至何且死所推賢唯參參代何為相國舉

無所變更一遵何之約束

申屠嘉文帝時為丞相為人廉直門下不受私謁

霍光昭帝時為大司馬輔幼主政自巳出

帝時八歲也昭事一

決于

天下想聞其風後蓋王燕王上官桀與子

安謀殺光廢帝光蓋誅桀安等光威振海內帝既壯

遂委任光訖十三年百姓充實四夷賓服

魏相宣帝初為御史大夫四歲大將軍霍光薨上思

其功德以其子禹為右將軍兄子樂平侯山復領尚

書事相因平恩侯許伯奏對事言春秋譏世卿家惡

三世為大夫及魯季孫之專權皆危亂國家自後元

以來祿去王室政繇冢宰今光死子復為大將軍兄

子秉樞機昆弟諸壻據權勢在兵官光夫人顯及諸

女皆通籍長信宮

通籍入禁門之中皆有名之恣出入也

或夜詔門出

入驕奢放縱恐宜不制

宜漸也不制不可制節也

宜有以損奪其

權破散陰謀以固萬世之基全功臣之世又故事諸
上書者皆為二封署其一曰副領尚書者先發副封
所言不善屏去不奏相復因許伯白去副封以防壅
蔽帝善之詔相給事中皆從其議霍氏殺許后之謀
始得上聞

張安世宣帝時為大司馬領尚書事嘗有所薦其人
來謝安世大恨以為舉賢達能豈有私謝邪絕弗復
為通

有欲謝者皆不之也一日告此人而絕之更不與相見也

張禹成帝時為丞相後以特進為太子師見時有變
異若嘗人不安擇日潔齋露著

露筮易著于星宿下明日乃用言得天氣

也著草名筮者所用也

正衣冠立筮得吉并則獻其吉如有不吉禹為感動憂色

孔光安帝時為丞相帝躬行儉約省減諸用政事繇
已出朝廷翕然望至治焉褒賞大臣益封光千戶時
成帝母太皇太后自居長樂宮而帝祖母定陶傅太
后在國邸有詔問丞相大司空定陶共王太后宜當
何居光素聞傅太后為人剛暴長於權謀自帝在襁
褓而養長教道至於成人帝之立有力光心恐傅太
后與政事不欲令與帝旦夕相近即議以為定陶太
后宜改築宮大司空何武曰可居北宮帝從武言北

宮有紫房複道通未央宮傳太后果從複道朝夕至
 帝所欲稱尊號貴寵其親屬使帝不得直道行頃之
 太后從弟子傳遷在左右充傾邪帝免官遣歸故郡
 傳太后怒帝不得已復留遷光與太司空師丹奏言
 詔書侍中駙馬都尉遷巧佞無義漏泄不忠國之賊
 也免歸故郡復有詔止天下疑惑無所取信虧損聖
 德誠不小愆陛下以變異連見避正殿見群臣思求
 其故至今未有所改舊有不善之事皆未改除臣請歸遷故郡以
 銷姦黨應天戒卒不得遣復為侍中脅於傳太后皆
 此類也又傳太后欲與成帝母稱尊號群下多順指

言母以子貴宜立尊號以厚孝道唯師丹與光持不

可只人不可帝重距大臣正議重難也又內迫傳太后猶

者連歲猶又猶依又耳光凡為御史大夫丞相各再一為大

司徒太傅太師歷三世居公輔位前後十七年自為

尚書止不教授後為卿時會門下大夫講問疑難舉

大義云其弟子多成就為博士大夫者見師居大位

幾得其助力光終無所薦舉至或怨之其公如此

後漢第五倫章帝時為司空奉公盡節言事無所依

違諸子或時諫止輒叱遣之吏人奏記及便宜者亦

并封上其無私若此

袁安和帝時為司徒安以天子幼弱外戚擅權每朝會進見及公卿言國家事未嘗不噫鳴流涕

魯恭安帝時再為司徒恭在公位選辟高第至侯郡守者數十人而其耆舊大姓或不蒙薦舉至有怨望者恭聞之曰學之不講是吾憂也諸生不有鄉舉者

乎終無所言

言人患學之不習耳若能習自有鄉里之舉豈待要三公之辟乎

李卻安帝時為司空數陳得失有忠臣節會北鄉侯立卸復為司徒及北鄉侯病卸陰與少府河南陶範步兵較尉趙壹謀立順帝會孫程等事先成故卸功不顯

李固冲帝時為太尉梁太后臨朝固以清河王蒜年長有德欲立之謂冀曰今當立帝宜擇長年高明有德任親政事者願將軍詳審大計察周霍之立文宣戒鄧闢之利幼弱冀不從乃立樂安王子纘年八歲是為質帝

劉矩桓帝時為司空以蠻夷叛免靈帝初復為太尉矩再為上公所辟召皆各儒宿德不與州郡交通順辭默諫多見省用

陳蕃永昌元年為太傅錄尚書事時新遭大喪國嗣未立諸尚書畏懼推官託病不朝蕃以書責之曰古

人立節事亡如存今帝祚未立政事日蹙諸君柰何
委荼蓼之苦息偃在牀於義不足焉得仁乎諸尚書
愷怖皆起視事靈帝初卽位竇后臨朝蕃與后父大
將軍竇武同心盡力徵用名賢共參政事天下之士
莫不延頸想望太平

李咸爲太尉靈帝熹平元年中嘗侍曹節王甫欲別
葬竇太后而以馮貴人配祔詔公卿大會朝堂令中
嘗侍趙忠監議咸時病乃扶輿而起擣椒自隨謂妻
子曰若皇太后不得配食桓帝吾不生還矣旣議坐
者數百人各瞻望中官良久莫肯先言趙忠曰議當

時定怪公卿以下各相顧望司隸較尉陳球曰
后以盛德良家母臨天下宜配先帝是無所疑忠笑
而言曰陳廷尉宜便操筆球卽下議曰皇太后自在
椒房有聰明母儀之德遭時不造授上聖明承繼宗
廟功烈至重先帝宴駕因遇大獄遷居空宮不幸早
世家雖獲罪事非太后今若別葬誠失天下之望且
馮貴人冢墓被發骸骨暴露與賊并尸魂靈汙染日
無功於國何宜上配至尊忠省球議作色俛仰球
曰陳廷尉建此議甚健球曰陳竇旣寃皇太后無故
幽閉臣嘗痛心天下憤歎今日言之退而受罪宿昔

之願公卿以下皆從球議咸始不敢先發見球辭正然後大言曰臣本謂爾誠與臣意合會者皆爲之愧曹節王甫復爭之於是咸乃詣闕上疏曰臣伏惟章帝竇后虐害恭懷安思關后家犯惡逆而和帝無異葬之議順朝無貶降之文至于衛后孝武皇帝身所廢棄不可以爲比今長樂太后尊號在身親當嘗制坤育天下且援立聖明光降皇祚太后以陛下爲子陛下豈得不以太后爲母子無黜母臣無貶君宜合葬宣陵一如舊制帝省奏謂曹節等曰竇后雖爲不道而太后有德於朕不宜降黜節等無復言於是議者乃定咸在朝清忠權幸憚之

荀爽獻帝初爲司空因從遷都長安爽見董卓忍暴滋甚必危社稷其所辟舉皆取才畧之士將共圖之亦與司徒王允及卓長史何顒等爲內謀會病薨王允初平元年爲司徒及董卓遷都關中卓尚留雒陽朝政大小悉委之於允允矯性屈意每相承附卓亦推心不乖疑故得扶持王室於危亂之中臣至內外莫不倚恃焉允見卓禍毒方深篡逆已兆密與司隸較尉黃琬尚書鄭公業等謀共誅之乃以護羌較尉楊瓚行左將軍執事金吾士孫瑞爲南陽太守並

將兵出武關道以討袁術爲名實欲分路征卓而後
授天子還雒陽卓疑而留之允乃引內瑞爲僕射瓚
爲尚書二年卓還長安三年春連雨六十餘日允與
士孫瑞楊瓚登臺請霽復結前謀瑞曰自歲末以來
太陽不照霖雨積時月犯執法彗孛仍見晝陰夜陽
霧氣分侵此期應促盡內法者勝幾不可後公其圖
之允然其言乃潛結卓將呂布使爲內應會卓入賀
呂布因刺殺之及李傕郭汜爲亂攻長安城陷呂布
奔走布駐馬青鎖門外招允曰公可以去乎允曰若
蒙社稷之靈上安國家吾之願也如其不獲則奉身
以死之朝廷幼少恃我而已臨難苟免吾不忍也
乃謝關東諸公勤以國家爲念傕乃收允殺之及宗
族十餘人皆見誅害唯兄子晨陵得脫歸鄉里天子
感慟百司喪氣後遷都於許獻帝思允忠節使改殯
葬之

趙溫爲司徒時李傕與郭汜不協傕欲移獻帝溫與
傕書曰公前託爲董公報讐然實屠陷王城殺戮大
臣天下不可家見而戶釋也今爭睚眦之隙以成干
均之讐民在塗炭各不聊生曾不改寤遂成禍亂朝
廷仍下明詔欲令和解詔命不行恩澤虧損而復欲

移乘輿更幸非所此誠老夫所不解也於易一過爲
過再爲涉三而弗改滅其頂凶不如早共和解引兵
還屯上安萬乘下全生民豈不幸甚催大怒欲遣人
害溫其從弟應故溫掾也諫之數日乃止
楊彪爲太尉錄尚書事及李傕郭汜之亂彪盡節爲
主崎嶇危難之間幾不免於害彪見漢祚將終自以
累世爲三公耻爲魏臣遂稱足攣不復行積十餘年
魏文帝卽王位欲以爲太尉令近臣宣旨彪辭曰嘗
以漢朝爲三公值世衰亂不能立尺寸之益若復爲
魏臣於國之選亦不爲榮也帝不奪其意

蜀諸葛亮爲丞相章武三年先主病篤召亮屬以後
事亮泣曰臣敢竭股肱之力効忠貞之節繼之以死
建興元年魏司徒華歆司空王朗尚書令陳群太史
令許芝謁者僕射諸葛璋各有書與亮陳天命人事
欲使舉國稱藩亮遂不報書作正議曰昔在項羽起
不繇德雖處率夏乘帝者之勢卒就湯鑊爲後來戒
魏不審鑒今次之矣免身爲幸戒在子孫而二三子
各以著艾之齒承僞指而進書有若崇竦稱莽之功
亦將偪於元禍苟免者邪昔世祖之創迹舊基奮羸
卒數千推莽彊旅四千餘萬於昆陽之郊夫據道討

潘不在衆寡及至孟德以其譎勝之力舉數十萬之師救張郃於陽平勢窮慮悔僅能自脫辱其鋒銳之衆遂喪漢中之地深知神器不可妄獲旋還未至感毒而死子桓潘逸繼之以篡縱使二子多逞蘓張說靡之說奉進驩兜滔天之辭欲以誣毀唐帝諷解禹稷所謂徒喪文藻煩勞翰墨者矣夫大人君子之所不爲也又軍誠曰萬人必死橫行天下昔軒轅氏整卒數萬制四方定海內况以數十萬之衆據正道而臨有罪可得干擬者哉五年亮率諸軍北駐漢中臨發上疏曰先帝創業未半而中道殂今天下三分

益州疲弊此誠危急存亡之秋也然侍衛之臣不解於內忠志之士忘身于外者蓋追先帝之殊遇欲報之於陛下也誠宜開張聖聽以光先帝遺德恢弘志士之氣不宜妄自菲薄引喻失義以塞忠諫之路也官中府中俱爲一體陟罰臧否不宜異同若有作姦犯科及爲忠善者宜付有司論其刑賞以昭陛下平明之理不宜偏私使內外異法也侍中侍郎郭攸之費禕董允等此皆良實志慮忠純是以先帝簡拔以遺陛下愚以爲官中之事事無大小悉以咨之然後施行必能裨補闕漏有所廣益將軍向寵性行淑均

曉暢軍事試用於昔日先帝稱之日能是以眾議舉
 寵為督愚以為營中之事悉以咨之必能使行陣和
 睦優劣得所親賢臣遠小人此先漢所以興隆也親
 小人遠賢臣此後漢所以傾頽也先帝在時每與臣
 論此事未嘗不歎息痛恨於桓霸也侍中尚書長史
 參軍此悉貞良死節之臣願陛下親之信之則漢室
 之隆可計日而待也臣本布衣躬耕南陽苟全性命
 於亂世不求聞達於諸侯先帝不以臣卑鄙猥自往
 屈三顧臣於草廬之中諮臣以當世之事繇是感激
 遂許先帝以驅馳後值傾覆受任於敗軍之際奉命

於危難之間爾來二十有一年矣

按劉備以建
三年遣亮使吳

以建興五年抗表北伐自傾覆至此整二十
年然備始與亮相遇在敗軍之前一年是也

先帝知

臣謹慎故臨崩寄臣以太事也受命以來夙夜憂歎
 恐託付不效以傷先帝之明故五月渡瀘深入不毛

漢書地理志曰瀘
水出牂牁郡句町縣

今南方已定甲兵已足當獎率

三軍北定中原內竭駑鈍攘除奸凶復興漢室還於
 舊都此臣所以報先帝而忠陛下之職分也至於斟酌
 損益進盡忠言則攸之禱允之任也願陛下託臣
 以討賊興復之效不效則治臣之罪以告先帝之靈
 若無忠益之言責攸之禱允等之慢以彰其咎陛下

亦宜自謀以諮諏善道察納雅言深追先帝遺詔臣
不勝受恩感激今當遠離臨表涕零不知所言亮與
法正雖好尚不同以公義相取亮每奇正智術亮出
駐漢中張裔以射聲校尉領留府長史嘗稱曰公賞
不遺遠罰不阿近爵不可以無功取刑不可以貴勢
免賢愚之所以僉忘其身者也李嚴嘗有書與亮勸
亮宜受九錫進爵稱王亮荅書曰吾與足下相知久
矣可不復相解足下方誨以光國戒之以勿拘之道
是以未得默已吾本東方下士誤知於先帝位極人
臣祿賜百億今討賊未效知已未答而方寵齊晉坐

自貴大非其義也若滅魏斬獻帝還故居與諸子

升雖十命可受况於九和亮與兄瑾書曰喬本當還

成都喬亮子也令諸將子弟皆得轉運思惟異同榮辱今

使喬督五六百兵與諸子弟傳於谷中

吳碩雍為丞相時訪逮民間及政職所宜輒密以聞
若見納用則歸之於上不用終不宣泄然於公朝有
所陳及辭色雖順而所執者正大帝嘗令中書郎請
雍有所咨訪若合雍意事可施行即與相反覆究而
論之為設酒食如不合意雍即正色改容默然不言
無所施設即退告權曰顧公歡悅是事合宜也其不

言是事未平也孤當重思之

晉安平王孚初爲魏太傅高貴鄉公遇害百官莫敢
奔赴孚枕尸於股哭之慟曰殺陛下者臣之罪奏推
主者會太后令以庶人禮葬孚與群公上表乞以王
禮葬從之孚性至慎宣帝執政嘗自退損後逢廢立
之際未嘗預謀景文二帝以孚屬尊亦不敢逼後進
封長樂公及武帝受禪陳留王就金墉城孚拜辭執
王手流涕歔歔不能自勝曰臣死之日固大魏之純
臣也

衛瓘爲司空領太子少傅惠帝之爲太子也朝臣咸
謂純質不能親政事每欲權陳啓廢之而未敢發後
會宴陵雲臺瓘託醉因跪帝牀前曰臣欲有啓帝曰
公所言何邪瓘欲言而止者三因而以手撫牀曰此
座可惜帝意乃悟因謬言曰公真大醉邪瓘於此不
復有言

張華惠帝時爲司空賈后謀廢太子左衛率劉卞甚
爲太子所信遇每會宴卞必預焉屢見賈謚驕傲太
子恨之形於言色謚亦不能平卞以賈后謀問華華
曰不聞卞曰卞以寒族自涇昌小吏受公成拔以至
今日士感知已是以盡言而公更有疑於卞邪華曰

假令有此君欲如何下曰東宮俊父如林四率精兵萬人公居阿衡之任若得公命皇太子因朝入錄尚書事慶賈后於金墉城兩黃門力耳華曰今天子當陽太子人力也吾又不受阿衡之命忽相與行此是無其君父而以不孝示天下也雖能有成猶不免罪况權威滿朝威柄不一而可以安乎及帝會群臣於式乾殿出太子手書徧示群臣莫敢有言者唯華諫曰此國之大禍自漢武已來每慶黜正嫡嘗至喪亂且國家有天下日淺願陛下詳之尚書左僕射裴頠以爲宜先簡較傳書者又請比較太子手書不然恐

有詐妄賈后乃內出太子手書事十餘使衆人比視亦無敢言非者議至日西不決后知華等意堅因表乞免爲庶人帝乃可其奏初趙王倫爲鎮西將軍撓亂關中氐羗反叛乃以梁王彤代之或說華曰趙王資昧信用孫秀變詐姦雄今可遣梁王斬秀刈趙之半以謝關右不亦可乎華從之彤許諾秀友人辛冉從西來言於彤曰氐羗自反非秀之爲故得免死倫旣還譖事賈氏因求錄尚書事後又求尚書令華與裴頠皆固執不可繇是致怨倫秀疾華如讐華少子韞以中台星坼勸華遜位華不從曰天道玄遠惟修

德以應耳不如靜以待之以俟天命及倫秀將廢賈后秀使司馬雅夜告華曰今社稷將危趙王欲與公共扶朝廷爲霸者之事華知秀等必成篡奪乃拒之雅怒曰刃將加頸而吐言如此不顧而出華方晝卧忽夢見屋壞覺而惡之是夜難作詐稱詔召華遂與裴頴俱被收華將死謂張林曰卿欲作忠臣邪林稱詔詰之曰卿爲宰相任天下事太子之廢不能死節何也華曰式乾之議臣諫事具存非不諫也林曰諫若不從何不去位華不能答須臾使者至曰詔斬公華曰臣先帝老臣中心如丹臣不愛死懼王室之難

禍不可測也遂害之於前殿焉遂夷三族朝野莫不悲痛之時年六十九

王渾惠帝時爲司徒時楚王瑋將害汝南王亮等公孫宏說瑋曰昔宣帝廢曹爽引太尉蔣濟參乘以增威重大王今舉非常事宜得宿望鎮厭衆心司徒王渾宿有威名爲三軍所信服可請同乘使物情有憑也瑋從之渾辭疾歸第以家兵千餘人閉門拒瑋瑋不敢逼俄而瑋以矯詔大誅渾乃率兵赴宮傳祗懷帝時爲司徒大將軍苟晞表請遷都使祗出詣河陰修理舟楫爲水行之備及維陽陷沒遂共建

行臺推祇爲盟主以司徒持節大都督諸軍事傳檄四方子宣先尚弘農公主乃遣宣將公主與尚書令和郁赴告方伯徵義兵祇自屯盟津小城宣弟暢行河陰令是以待宣祇以暴疾薨時年六十九祇自以義誠不終力疾手筆勅勵其二子宣暢辭旨深功覽者莫不感激慷慨

王導元帝時爲侍中司空假節錄尚書領中書監王敦之反也劉隗勸帝悉誅王氏論者爲之危心導率群從昆弟子姪二十餘人每旦詣臺待罪帝以導忠節有素特還朝服召見之及敦得志加導守尚書令

初西都覆沒海內思主群臣及四方並勸進於帝時王氏彊盛有專天下之心敦憚帝賢明欲更議所立導固爭乃止及此役也敦謂導曰不從吾言幾致覆族導猶執正議敦無以能奪又自漢魏已來群臣不拜山陵導以元帝睞同布衣匪惟君臣而已每一崇進皆就拜不勝哀感繇是詔百官拜陵自導始也陸曄成帝時爲左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蘇峻之難曄隨帝在石頭舉動方正不以凶威變節峻以曄吳士之望不敢加害使守留臺會康衡以苑城歸順時兵推曄督宮城軍士

何充廢帝時爲侍中錄尚書事以衛將軍褚裒皇太后父宜綜朝政上疏薦裒參錄尚書裒以地逼固求外出充每曰桓溫褚裒爲方伯殷浩居門下我可無勞矣充居宰相雖無澄正改革之能而疆力有器局臨朝正色以社稷爲已任凡所選用皆以功臣爲先不以私恩樹親戚談者以此重之

王坦之與謝安共輔幼主爲中書令臨終與謝安桓冲書言不及私惟憂國家之事朝野甚痛惜之

宋袁粲爲尚書令與褚淵等受顧命元徽元年丁母憂葬竟攝令親職加衛將軍不受二年桂楊王休範

爲逆粲扶曳入殿詔加兵自隨府置佐吏時兵難危急賊已至南掖門諸將意沮咸莫能奮粲慷慨謂諸將帥曰寇賊已逼而衆情離沮燕子受先帝顧託本以死報今日當與諸護軍同死社稷因命左右被馬辭色哀壯於是陳顯達等感激出戰賊卽平殄

後魏長孫嵩太帝未爲司徒明元帝寢疾問後事於嵩嵩曰立長則順以德則人服今長皇子賢而世嫡則天所命也請立之乃定策詔太武臨朝監國嵩爲左輔

陸麗文成時受心膺之任封平原王爲司徒公和平

六年文成厭世麗療疾於代郡溫泉聞諱欲赴左右止之曰王德望素重姦臣若疾民譽慮有不測之禍願少遲迴朝廷寧靜然後奔赴猶爲未晚麗曰安有聞君父之喪方慮捍難不卽奔波者遂便馳赴後周竇熾爲太傅武帝於太德殿將謀代齊熾時年已衰老乃扼腕曰臣雖朽邁請執干櫓首啓戎行得一覩誅翦鯨鯢廓清寰宇省方觀俗登岳告成然後歸魂泉壤無復餘恨帝壯其志節遂以熾第二子武當公恭爲左二軍總管

隋高頴爲右僕射兼納言進引貞良以天下爲已任唐馬周爲中書令臨絰索陳事表草一一手自焚之慨然曰管晏彰君之過求身後之名吾弗爲也

溫彥博太宗時爲中書令自掌知機務卽杜絕賓客國之利害知無不言太宗以是嘉之

褚遂良高宗永徽中爲尚書右僕射知政事高宗欲立武后遂良將以死爭之或曰長孫太尉當先言之遂良曰太尉上之元舅脫事有不如意使上有怒舅之名不可曰英公勸上之所重當先言之遂良曰司空國之元勳有不如意使上有罪功臣之名不可遂良起自草茅無汗馬功蒙先帝殊遇以至今日且躬

奉遺詔若不盡其愚誠何以下見先帝遂謀極言忤旨出爲潭州都督

劉禕之則天朝爲鳳閣鸞臺三品禕之謂鳳閣舍人賈大隱曰太后既能廢昏立明何用臨朝不如返政以安天下之心大隱密奏其言則天不悅謂左右曰禕之我所引用乃有背我之心豈復顧我恩也

狄仁傑同鳳閣鸞臺平章事時中宗自房陵還宮則天匿之帳中召仁傑以廬陵爲言仁傑慷慨敷奏言發涕流遽出中宗謂仁傑曰還卿儲君仁傑降階泣賀旣已奏太子還宮人無知者物議安審是非則天

以爲然乃復置中宗於龍門具禮迎歸

姚元之則天聖曆初爲夏官侍郎同平章事則天謂侍臣曰往者周興來俊臣等推勘制獄朝臣遞相牽引咸承反逆國家有法朕豈能造中間宜有枉濫更使近臣就獄親問皆得手狀承引不虛朕以爲然卽可其奏近日周興俊臣死後無聞有反逆者然則已前就戮者不有冤濫和元之對曰自垂拱已來被告身死破家者皆是毒酷自誣而死告者特以爲功天下號爲羅織甚於漢之黨錮陛下令近臣就獄問者近臣亦自不保何敢輒有動搖被問者若飜又懼遭

其毒手將軍張遽勗李安靜等皆是也賴上天降監
聖情發明誅鋤克豎朝廷又安今日以微軀及一門
百口保見在內外官更無反逆者乞陛下得告狀但
收掌不須推問若後驗反逆有實臣請受知而不告
之罪則天大悅曰以前宰相皆順成其事陷朕爲淫
刑之主聞卿所說甚合朕心後則天移居下陽宮中
宗率百官就宮起居王公已下皆欣躍稱慶元之獨
嗚咽流涕彥範束之謂元之曰今日豈是啼泣時邪
恐公禍從此始元之曰事則天年久作此辭違情發
於中非忍所得爲昨從公誅凶逆者是臣之嘗道豈

敢出言今辭違舊主悲泣者亦臣子忠節緣此獲罪
實所甘心無幾出爲亳州刺史至睿宗朝元之爲中
書令玄宗在東宮太平公主干涉朝政宋王成器爲
閑廐使岐王範薛王業皆掌禁外兵議以爲不便元
之與侍中宋璟密奏請令公主往就東都出成器等
諸王爲刺史以息人心

崔玄暉爲鸞臺侍郎知政事則天不豫宰相不得召
見者累日及疾少間玄暉奏言皇太子相王仁明孝
友足可親侍湯藥宮禁事重伏願不令異姓出入則
天曰深領卿厚意尋以預誅張易之功擢拜中書令

封博陵郡公

蕭至忠中宗景龍中爲中書令時宗楚客紀處納潛懷姦計自樹朋黨蕭巨源楊再思李嶠皆唯諾自全無所拯救至忠處其間獨存正道時議翕然重之中宗亦曰諸宰相中至忠最憐我

蘇瓌爲尚書右僕射同中書門下三品神龍末蕭庶人秘不發中宗喪召諸宰相蕭巨源蕭至忠宗楚客紀處納蕭溫李嶠蕭嗣立唐休璟趙彥昭及瓌入禁中會議初草遺制遣蕭庶人知政事輔少主授安國相王九尉參謀輔政宗楚客蕭溫曰今旣通請皇太

后臨朝宜停相王輔政且太后於相王居嫂叔不通問之地甚難爲儀注理全不可瓌獨正色拒之謂楚客等曰旣稱遺制安可輒改邪楚客及溫太忿固執迺行其月相王卽尊位下制曰尚書右僕射同中書門下三品監修國史許國公蘇瓌自周旋近密損益樞機謀猷有成切贊無怠頃者仰惟先帝顧託意昭明姦回動搖內外危懼獨申讜議實挫邪謀况藩邸僚屬念殷惟舊無德不報宜准令典司尚書左僕射餘如故

劉幽求先天元年爲尚書右僕射同中書門下三品

時崔湜託附太平公主將謀逆亂幽求乃與右羽林將軍張晞請以羽林兵誅之仍令晞密奏東宮曰宰相中有崔湜岑羲俱是太平公主進用見作方計其事不輕殿下若不早誅必成大患一朝事出意外太上皇何以得安古人云當斷不斷反受其亂唯請急殺此賊劉幽求已共臣作定計訖願以身正此事赴死如歸臣既職典禁兵若奉陛下命便當除翦玄宗深以爲然晞洩其謀於侍郎御史御先賓太子大懼遽列其狀睿宗下幽求等詔獄令法官奏幽求等以踈閭親罪死玄宗屢赦獲免乃流幽求于封州晞于

封州歲餘太平公主等以其日制以幽求等射知軍國事

宋璟睿宗朝爲吏部尚書中書門下三品時玄宗在春宮太平公主謀不利於玄宗嘗於光範門內乘輦倚執政以諷之衆皆失色璟昌言曰東宮有大功於天下真宗廟社稷之主安得有異議遂與姚元之同奏請令公主就東都以絕其謀玄宗懼抗表加罪於璟等乃貶璟爲楚州刺史及玄宗卽位以璟爲侍中開元四年秋駕幸東都次永寧之嶠谷驪道隘狹車騎停擁帝怒河南尹李朝隱及知頓使王怡將罪

之璟入奏曰陛下富有春秋方事巡狩暨以宰監致罪二臣竊恐將來人受其弊帝遽令捨之璟拜謝曰陛下責之以臣言而免之是過歸於上而恩繇於下請且使待罪於朝然後詔復其職則進退得其度矣玄宗深善之十二年車駕東巡璟爲留守帝臨發謂璟曰卿國之元老爲朕之股肱耳目今將巡徂惟邑爲別歷時所有嘉猷宜相告也璟因極言得失特賜綵繒等物仍降手制曰所進之言書之座右出入觀省以誠終身其見重如此

源乾曜開元中爲侍中上疏曰臣竊見勢要之家併求京職俊乂之士多任外官王道平分不合於道三男俱是京任望出二人與外官以叶均平之道帝從之於是改其子河南府參軍兼爲絳州司功大祝縈爲鄭縣尉因下制曰源弼等父在樞近深惟謙挹思代官之威列慮時才之未序率先庶僚崇是讓德傳不云乎范宣子讓其下皆讓官國之人於是大和道之或行仁豈云遠因令文武百僚父子兄弟三人併任京司者任通融各依資處分繇是公卿子弟京官出外者百餘人

帝見素爲門下侍郎平章事天寶十五年玄宗幸蜀

郡見素與楊國忠脫身扈從國忠素無學術不知禮體臨難恟懼迫乘輿出城道路畧無儲備玄宗至咸陽望賢官榛蕪蔽路官吏四散從官咸怨國忠及次武功之馬嵬驛右龍武軍將軍陳玄理素以忠正稱乃奏國忠不臣誅之見素爲亂兵傷額玄宗命左右傳呼曰莫傷帝見素仍遣親王以藥傅之遂獲全見素晨夜匪懈忠節逾厲玄宗益親重之

苗晉卿爲侍中代宗卽位晉卿已年衰暮廣德初吐蕃寇長安晉卿時病卧私第蕃賊聞之輿入逼脅晉卿閉口不言賊不敢害及帝自陝至冊爲太保罷知

政事

崔祐甫建中初爲相薦延推舉無復疑滯日除數十人作相未逾年凡除吏幾八百員多稱允當帝嘗謂曰有人謗卿所除擬官皆涉親故何也祐甫奏曰臣頻奉聖旨今所有進擬庶官必須詣其才行者臣若與相識方可粗諳若平生未曾相見卽無繇知其言行獲謗之繇實在於此帝亦以爲然

齊曠貞元中爲相時吐蕃數入寇人心動搖及上將行幸陝曠曰夷狄亂華臣之罪也今人情恟懼謂陛下理裝具糗糧臣聞大福不再柰何不與臣等熟計

之俯伏流涕帝亦爲感慟

陸贄德宗貞元中爲相嘗自以少年入翰林蒙幸天子天子長養成孰之不敢自愛事之不可者皆力爭之曰吾上不負天子下不負吾所學不恤其他竇易直文宗朝在相位未嘗論用親黨凡於公所舉卽無所避

帝處厚爲相太和元年四月宰相等於延英旣出再召處厚獨對一刻餘時宰臣啓事得請之後往往中變是日處厚與裴度竇易直同對旣而從容獨進曰陛下用臣等爲宰相使參大政前後論奏皆蒙聽納

近日雖云不阻然臣等旣退尋多改易事若出自聖旨則是陛下示臣等以不信若與別人商量則臣等不合更居此位且裴度以元勳舊德歷相四朝孜孜竭誠人望所屬陛下固宜親重易直以忠厚長者輔佐先帝陛下亦當委付微臣是陛下首自選擇用非因人所言不從臣合先退乃再拜陳乞帝瞿然曰卿何事和朕知卿合作宰相也昨內難旣定朕以人望所屬用卿不疑軍國事多方倚所賴今卽辭免是彰朕之不德朝廷四方其謂朕何慰勉久之而退旣出延英門遽命中人復召處厚獨入諮訪移時畧開陳

理體者數百言其要以旌別淑慝修舉法制爲請因復懇言裴度勲大望崇且其心忠盡可以久於任使帝欣納焉

裴度爲司徒中書令及薨文宗怪度無遺表中使問之家人進其藁草其旨以未定儲位爲憂言不及於家事

魏謩宣帝時爲戶部侍郎平章事謝日奏曰臣無稷契之才驟叨稷契之任將何以仰報鴻私今邊戎粗安海內寧息臣愚所切陛下未立東宮俾正人傳導以存副貳之重因泣下帝感而聽之先是累朝人君

不欲人言立儲貳若非人主已欲臣下不敢獻言帝春秋高嫡嗣未辨謩作相之日率先啓奏人士重之梁敬翔爲相及劉鄩失河朔安彥之喪楊劉翔奏曰國家連年遣將出征封疆日削不獨兵驕將怯亦制詈未得其術陛下處深宮之中與之計事者皆左右近習豈能量敵之勝負哉先皇帝時河朔半在親御虎臣驍將獨不得志於敵人今寇馬已至鄆州陛下不留聖念臣所未諭一也臣聞李亞子自墨纒統衆於今二年每攻城臨陣無不親當矢石昨聞攻楊劉率先負薪渡水一鼓登城陛下儒雅守文未嘗如此

俾賀瓌輩與之較力而望攘逐寇戎臣所未諭二也
陛下所宜詢於鯨老別運沉謀不然則憂未艾也臣
雖駑怯受國恩深陛下必若乏材乞於邊陲效試未
帝雖知其懇惻竟以趙張輩言翔怨望不之聽及王
彥章敗於中都晉人長駟而南末帝急召翔謂之曰
朕居嘗忽卿所奏果至今日事急矣勿以爲懟且昔
朕安歸翔泣奏曰臣受國恩僅將三紀從微至著皆
先朝所遇雖名宰相實朱氏老奴耳事陛下如卽君
以臣愚誠敢有所隱陛下初任段凝爲將臣已極言
小人朋附致有今日晉軍卽至段凝限水欲請陛下

居避敵陛下必不聽從欲請陛下出奇應敵陛下必
不果決縱良平復生難以轉禍爲福請先死不忍見
宗廟隕墜言訖君臣相向慟哭及晉主陷都城有詔
赦梁氏臣僚李振謂翔曰有制洗滌將朝新君翔曰
新君若問其將何辭以對是夜翔在高頭里第宿於
車坊欲曙左右報曰崇政李太保已入廟翔返室歎
曰李振謬爲丈夫耳朱氏與晉仇讐我等始同謀畫
致君無狀令少主伏劍於國門縱新朝赦罪何面目
入建國門邪乃自經而卒

州府元龜

公忠

卷之三十六

册府元龜

淮南李嗣京參閱

西極文翔鳳訂正

豫章黃國琦較釋

宰輔部

正直

詩曰有覺德行四國順之周書曰爾身克正罔敢不正斯正直之謂也蓋有為天子之宰居嚴假之任庶民具瞻群司承式而能勵骨鯁之操茂羔羊之德臨大節而不奪履中道而無二危言抗論進無徒從守

册府元龜

宰輔部

卷之三十六

法持正事無過舉靡徇人主之欲而求容悅問阿貴
近之意以紊憲度乃至指佞邪於公朝拒請托於私
室孤立特行無所畏憚積毀群吠莫之動撓廷議表
介石之節跋蕩彰勁草之志流風嘉話溢于前聞斯
罔神明之介福後來之聳慕者已

周仲山甫佐宣王柔亦不茹剛亦不吐不畏強禦

漢周昌高帝時為御史大夫嘗燕入奏事以帝入奏事燕謂宴

時安開帝方擁戚姬擁抱昌還走還謂却退帝逐得騎昌

項問曰我何如主也昌仰曰陛下即桀紂之主也於

是帝笑之然尤憚昌及帝欲廢太子而立戚姬子如

意為太子大臣固爭莫得帝以留侯策即止而昌

爭之強帝問其說昌為人吃又盛怒曰臣口不能言

然臣期期知其不可陛下欲廢太子臣期期不奉詔

以口吃故每重言期期帝欣然笑即罷吕后側耳于東廂聽正

西室皆曰廂言之見昌為跪謝曰微君太子幾廢微無

王陵惠帝末為左丞相高后欲立諸吕為王問陵陵

曰高皇帝刑白馬而盟曰非劉氏而王者天下共擊

之今王吕氏非約也太后不悅問左丞相平及絳侯

周勃等皆曰高帝定天下王子弟今太后稱制欲王

昆弟諸呂無所不可太后喜罷朝陵讓平勃曰始與高帝啜血盟諸君不在邪啜小飲也今太后女主欲王呂

氏諸君縱欲阿意背約何面目見高帝於地下乎曰今面折廷爭臣不如君廷爭謂當朝廷而諫爭全社稷定劉氏

後君亦不如臣陵無以應之於是呂太后欲廢陵乃陽遷為帝太傅實奪之相權陵怒謝病免杜門竟不

朝請杜塞也閉塞其門也請音才惟反

申屠嘉文帝時為丞相大中大夫鄧通方愛幸賞賜累鉅萬帝嘗宴飲通家其見寵如是嘉入朝而通居帝旁有怠慢之禮嘉奏事畢因言曰陛下幸愛群臣

則富貴之至於朝廷之禮不可以不肅肅敬也帝曰君

勿言吾私之言欲私戒教之罷朝坐府中嘉為檄召通詣丞

相府檄示書也長二尺不來且斬通通恐入言帝帝曰汝第

往第且汝也吾今使人召若若亦汝也通至詣丞相府免冠徒

跣頓首謝嘉嘉坐自如如其故也弗為禮責曰夫朝廷者

高皇帝之朝廷也通小臣職殿上大不敬當斬吏今

行斬之嘉語其吏也今便行斬之通頓首首盡出血不解帝度丞

相已困通使使持節召通而謝丞相曰此吾弄臣君

釋之鄧通既至為帝泣曰丞相幾殺臣

周亞夫景帝時為丞相帝甚重之帝廢粟太子亞夫

固爭之不得帝由此疏之而梁孝王每朝嘗與太后

言亞夫之短竇太后曰皇后兄王信可侯也帝讓曰

始南皮及景武先帝不侯南皮竇彭祖大弟長君之子景武太后母弟廣國

及臣即位乃侯之信未得封也竇太后曰人生各以

時行耳言富貴當及已身也竇長在時竟不得侯死後及其子

彭祖願得侯願及也吾甚恨之帝趣侯信也帝曰請得

與丞相計之亞夫曰高帝約非劉氏不得王非有功

不得侯不如約天下共擊之今信雖皇后兄無功侯

之非約也帝然然而沮沮者止讓之意也其後匈奴王徐盧

等五人降漢功臣表云唯徐盧帝欲侯之以勸後亞夫曰彼

背其主降陛下陛下侯之即何以責人臣不守節

乎帝曰丞相議不可用乃悉封徐盧等為列侯亞夫

因謝病免相

卜式武帝元鼎中代石慶為御史大夫式既在位言

郡國不便鐵鉞而船有筭可罷帝由是不悅式

霍光為大司馬大將軍昭帝時金日磾二子賞建俱

侍中與昭帝畧同年及賞嗣侯佩兩綬帝謂光曰金

氏兄弟兩人不可使俱兩綬耶光對曰賞自嗣父為

侯耳帝笑曰侯不在我與將軍乎光曰先帝之約有

功乃得侯

蕭望之為太子太傅宣帝寢疾以望之為前將軍與
 大司馬車騎將軍史高光祿大夫周堪受遺詔輔政
 領尚書事太子襲尊號是為元帝初宣帝不甚從儒
 術任用法律而中書宦官用事中書令弘恭石顯久
 典樞機明習文法亦與車騎將軍高為表裏論議嘗
 獨持故事不從望之等恭顯又時傾仄見詘恭顯不能持正
 故議論大事見詘于天子也望之以為中書政本宜以賢明之選
 自武帝游宴後庭故用宦者非國舊制又違古不近
 刑人義禮曰刑二人白欲更置士人由是大與高恭
 顯忤忤猶相違逆也元帝初即位謙讓重改作重難也未欲更置士人于

中書議久不定也

何武成帝時為大司空多所舉奏號為煩碎不稱賢
 公功名畧比薛宣其材不及也而經術正直過之
 師丹為大司空哀帝即位王太后詔令傅太后丁姬
 十日一至未央宮高昌侯董宏希指希望天子上書
 言宜立丁姬為帝太后丹劾奏宏懷邪誤朝不道帝
 初即位謙讓從丹言止
 王嘉為丞相時侍中董賢愛幸於哀帝欲侯之帝心
 憚嘉乃先使皇后父孔鄉侯傅宴持詔書視丞相御
 史於是嘉與御史大夫賈延上封事諫帝感其言止

數月遂下詔封賢高安侯後日食嘉復奏封事言陛

下初即位其皇寢庙比比當作

共皇哀帝之父即定陶恭王也比比猶類

類也共憂闕元元為用度不足

惟思也

以義割恩輒且

止息今始作治而董賢亦起官寺上林中又為賢治

大第開門鄉

鄉讀作何

比闕引王渠灌園池

王渠官渠也又田在城東

門外使者護作賞賜吏卒甚於治宗廟賢母病長安

厨給祠具

長安有厨官王為官食

道中過者皆飲食

禱於道中故行人皆

得飲為賢治器器成奏御乃行或物好特賜其工自

貢獻宗廟三宮猶不至此

三宮天子太后皇后也

且深覽前世

以節賢寵于是帝浸不悅初廷尉梁相與丞相長史

御史中丞及二千石雜治東平王雲獄時冬月未盡

二旬而相心疑雲冤獄有飾詞

假飾之詞非其實也

奏欲傳之

長安

傳謂移其獄事

更下公卿覆治尚書令鞫譚僕射宗伯

鳳以為可許

宗伯姓也

天子以為相等幸雲踰冬無討賊

疾惡主仇之意制詔免相等皆為庶人後數日大赦

嘉奏封事薦相等書奏上不能平後二十余日嘉封

還益董賢戶事帝乃發怒詔假謁者召嘉詣廷尉詔

獄嘉下獄嘆曰幸得充備宰相不能進賢退不肯死

有余責吏問賢不肖主名嘉曰賢故丞相孔光故大

司空何武不能進惡高安侯董賢父子佞邪亂朝而

不能退罪當死死無所恨嘉不食歐血而死後帝覽其對而思嘉言復以孔光代嘉爲丞相徵用何武爲御史大夫

後漢宋弘字仲子光武建武二年爲大司空帝嘗問弘通傳之士弘乃薦沛國桓譚才學洽聞幾能及楊雄劉向父子於是召譚拜議郎給事中帝每宴輒令鼓琴好其繁聲弘聞之不悅悔於薦舉伺譚內出正朝服坐府上遣吏召之譚至不與席而讓之曰吾所以薦子者欲令輔國家以道德也而今數進鄭聲以亂雅頌非忠正者也能自改邪將令相舉以法乎譚

頓首辭謝良久乃遣之後大會群臣帝使譚鼓

見弘失其嘗度帝怪而問之弘乃離席免冠謝曰臣所薦桓譚者望能以忠正導主而今朝廷耽悅鄭聲臣之罪也帝改容謝使反服其後遂不復令譚給事中弘嘗燕見御坐新屏風圖畫列女帝數顧視之弘正容言曰未見好德如好色者帝卽爲撤之笑謂弘曰聞義則服可乎對曰陛下進德臣不勝其喜

侯霸建武五年爲大司徒在位明察守正奉公不測趙憙爲太尉中元末憙受遺詔典喪禮是時藩王皆在京師自王莽篡亂舊典不存皇太子與東海王等

雜止同席憲章無序熹乃正色橫劍殿階扶下諸王以明尊卑時藩國官屬出入宮省與百僚無別熹乃表奏謁者將護分止他縣諸王並令就邸唯朝晡入臨整禮儀嚴門衛內外肅然

袁安章帝章和元年為司徒及和帝即位竇憲北擊匈奴憲弟衛尉篤執金吾景各專威權公於京師使客遮道奪人財物景又擅使乘驛施檄緣邊諸郡發突騎及善騎射有膂力者漁陽馮門上谷三郡各遣吏將送詣第有司畏憚莫敢言者安乃劾景擅發邊兵驚惑吏人二千石不待符信而輒承景檄當伏顯

誅又奏司隸校尉河南尹阿附貴戚無盡節

鄭據河南尹蔡嵩

請免官案並寢不報憲景等日益橫盡樹

其親鄙賓客於名都大郡

河南尹土調漢陽太守朱敞南陽太守蒲駿高丹等

皆賓客前書曰十

二萬戶為大都也皆賦歛吏人更徂賂遺其餘州郡

亦復望風從之安與任隗舉奏諸二千石又它所連及貶職免官者四十餘人竇氏大恨但安隗素行高亦未有害之

任隗為司空和帝即位大將軍竇憲秉權專作威福內外朝臣莫不震懾時憲擊匈奴國用勞費隗奏議徵憲還前後十上獨與司徒袁安同心畢力持重處

正鯁言直議無所迴隱

鄭弘爲太尉奏尚書張林阿附侍中竇憲而素行賊穢又上雒陽令楊光憲之賓客在官貪殘並不宜處佐書奏吏與光故舊因以告之光報憲憲奏弘大臣漏泄密事帝詰讓弘收上印綬弘自詣廷尉詔勅出之因乞骸骨歸未許病篤上書陳謝并言竇憲之短帝省章遣醫治弘病比至已卒臨沒悉還賜物勅妻子褐巾布衣素棺殯殮以還鄉里

陳寵永元十六年爲司空太尉張禹司徒徐防共奏追封和熹皇后父護差校尉鄧訓寵以先世無奏請故事爭之連日不能奪乃從二府議及訓追加封禹防復約寵俱遣子奉禮於虎賁中郎將鄧騭寵不從騭心不平之

劉愷安帝時爲司徒時征西較尉任尚以好利被徵抵罪尚曾副大將軍鄧騭騭黨護之而太尉馬英司空李郃承望騭旨不復先請即獨解尚臧錮愷不肯與議後尚書案其事二府並受誣咎朝廷以此稱之楊震延光二年代劉愷爲大尉安帝舅大鴻臚耿寶薦中嘗傳李閏兄於震震不從寶乃自往候震曰李嘗侍國家所重欲令公辟其兄寶惟傳上意耳震曰

如朝廷欲令三府辟召故宜有尚書勅遂拒不許寶
大恨而去皇后兄執金吾閻顯亦薦所親厚於震震
又不從

王龔為太尉深疾宦官專權志在匡正上書極言其
狀請加放斥諸黃門恐懼各使賓客誣奏龔順帝命

丞自實

丞急也

前椽李固奏記大將軍梁商即言之於

帝事乃得釋

楊秉為太尉桓帝南巡園陵時詔秉從南陽太守張
彪與帝微時有舊恩以車駕當至因傍發調多以入
私秉聞之下書責讓荊州刺史以狀副言公府

南陽郡

州所部也

又中嘗侍候覽弟參為益州刺史累有贓罪

一州秉劾參檻車徵諸廷尉參惶恐道自殺

秉奏取受罪

賊累億佯稱男子張攸居為富室參橫加非罪云造
詭言殺攸家人入沒入廬宅又與同郡諸生李元之
官共飲酒醉飽之後戲故相犯誣言有淫惡之罪應
時捶殺以人臣之勢行桀紂之態傷和逆理痛感天
地宜當糾特以謝一州又曰京兆尹袁逢於長安乘
客舍中得參重車三百餘乘金銀珍玩不可勝記

因奏覽及中嘗侍具瑗曰臣按國舊典宦豎之官本
在給使省闈司昏守夜而今猥受過寵執政操權其
阿諛取容者則因公褒舉以報私惠有忤逆于心者
必求事中傷肆其旬忿居法王公富擬國家飲食極
奢膳僕妾盈紉素雖季氏專魯穰侯擅秦何以尚茲

按中嘗侍侯覽弟參貪殘元惡自取禍滅覽願知覺重必有自疑之意臣愚以爲不宜復見親近昔懿公刑邴歆之父奪閭職之妻而使二人參乘卒有竹中之難春秋書之以爲至戒蓋鄭詹來而國亂四佞放而衆服以此觀之容可近乎覽宜急屏斥殺投畀豺虎若斯之人非恩所宥請免官送歸本郡書奏尚書召對謂祿屬曰公府外職耳奏劾近官經典漢制有故事乎東使對曰春秋趙鞅以晉陽之甲逐君側之惡傳曰除君之惡惟力是視鄧通懈慢申屠嘉召通詔責文帝從而請之漢世故事三公之職無所不統

尚書不能詰帝不得已竟免覽官而削瑗國每朝有得失輒盡忠規諫多見納用

周景爲司空時宦官任人及子弟充塞列位景初視事與太尉楊秉舉奏諸姦猾自將軍牧守以下免者五十餘人遂連及中嘗侍防東陽侯覽東武侯具瑗皆坐黜朝廷莫不稱之

杜喬爲大尉桓帝將納梁冀妹冀欲令以厚禮迎之喬據執舊典不聽又冀屬喬舉汜官爲尚書喬以官臧罪明著遂不肯用因此日忤於帝先是李固見廢內外喪氣群臣側足而立惟喬正色無所回撓是

海內嘆息朝野瞻望焉

黃瓊為司空桓帝欲褒崇大將軍梁冀使中朝二千石以上會議其禮特進胡廣太常羊溥司隸較尉祝恬大中大夫邊韶等咸稱冀之勲德其制度賞賞以宜比周公錫之山川土田附庸瓊獨建議曰冀前以親迎之勞增邑三十又其子胤亦加封賞昔周公輔相成王制禮作樂化致太平是以大啓土宇開地七百今諸侯以戶邑為制不以理數為限蕭何識高祖於泗水霍光定傾危以與國皆益戶增封以顯其功冀可比鄧禹合食四縣賞賜之差同於霍光使天下

知賞必當功爵不越德朝廷從之永興元年遷司馬轉太尉梁冀前後所托辟召一無所用雖有善人而為冀所飾舉者亦不如命延熹元年以日食免梁冀被誅瓊復拜太尉瓊首居公位舉奏州郡素行貪汚至死徙者十餘人海內咸翕然望之尋而五侯擅權傾動內外自度內不能正乃稱疾不起

五侯謂宦徐璜等

李固為太尉种嵩為益州刺史時永昌太守台鑄黃金為文蛇以獻梁冀嵩糾發逮捕馳傳上言而二府畏懦不敢案之冀繇是御之愈怒會巴郡人服直聚鄙數百人自稱天王嵩與太守應承討捕不克吏人

多被傷害冀因此陷之傳逮嵩承固上疏救曰臣伏聞討捕所傷本非嵩承之意實縣縣吏惧法畏罪迫逐深苦致此不祥比盜賊群起處處未絕嵩承以首舉大奸而相隨受罪臣恐沮傷州縣糾發之意更共歸匿莫復盡心梁太后省奏乃赦嵩承罪免官而已陳蕃以桓帝延熹八年爲太尉九年司隸較尉李膺遭鄙事考實膺案經三府蕃卻之曰今所考案皆海內人譽憂國忠公之臣此等猶將十世宥也豈有罪名不章而致收掠者乎不肯平署及竇太后臨朝蕃爲太傅錄尚書事蕃與后父大將軍竇武同心盡力

共參政事而帝乳母趙嬖旦夕在太后側中嘗侍曹節王甫等與共交結諂事太后太后信之數出詔命有所封拜及其支類多行貪虐蕃嘗疾之志誅中官會武亦有謀蕃自以既從人望而德於太后必謂其志可申乃先上疏曰臣聞言不直而行不正則爲欺乎天而負乎天危言極意則群凶反目禍不旋踵此二者臣寧得禍不敢欺天也今京師囂囂道路誼譁言侯覽曹節公乘斯王甫鄭勳等與趙夫人諸女尚書並亂天下附從者并進忤逆者中傷方今一朝群臣如河中木耳泛泛東西耽祿畏害陛下前始攝位

順天行誅蘇康晉霸並伏其辜是時天地清明人鬼
歡喜柰何數月復縱左右元惡大奸莫此之甚今不
急誅必生變亂傾危社稷其禍難量願出臣章宣示
左右并令天下諸奸知臣疾之太后不納朝廷聞者
莫不震恐於是蕃武共定策誅中官會五月日食蕃
復說武曰昔蕭望之困一石顯近者李柱諸公禍及
妻子况今石顯數十輩乎蕃以八十之年欲爲將軍
除害今可且因日食斥罷宦官以塞天變又趙夫人
及女尚書旦夕亂太后急因退絕惟將軍慮焉武乃
白太后故事黃門嘗侍但當給事省內典門戶主近

署財物耳今乃使與政事而任權重子弟布列專爲
貪暴天下匈匈正以此故宜悉誅廢以清朝廷太后
曰漢來故事世有但當誅其有罪豈可盡廢耶時中
嘗侍晉霸頗有才畧專制省內武先白誅霸及中嘗
侍蘇康等竟死武復數白誅曹節等太后猶豫未忍
故事又不發至八月太白出西方劉瑜以書勸令速
斷大計于是蕃以朱瑀爲司隸校尉劉祐爲河南尹
虞祁爲雒陽令武乃奏免黃門令魏彪以所親小黃
門山水代之使冰奏素狡猾尤無狀者長樂尚書鄭
颺送北寺獄蕃謂武曰此曹子便當收殺何復考爲

武不從令水與尹勳侍御史祝瑁雜考颺辭連及曹節等使劉瑜內奏時武出宿歸府典中書者先以告長樂五官史瑀繇是曹節聞之矯詔誅武蕃等何進爲大將軍與太傅袁隗輔政錄尚書事時靈帝中平末何太后臨朝進素知中官天下所疾兼以蹇顧圖已及秉朝政陰規誅之袁紹亦素有謀因進親客張津勸之曰黃門嘗侍權重日久又與長樂太后專通奸利將軍宜更清選賢良整齊天下爲國家除患進然其言又以袁氏累世寵貴海內所歸而紹素善養士能得豪傑用其從弟虎賁中郎將術亦尚氣

欲故並厚待之因復博徵智謀之士龐紀何顯荀攸等與同心腹

袁滂靈帝時爲司徒當權寵之盛或以同異致禍滂獨中立於朝故愛憎不及焉

楊彪以靈帝中平六年爲司徒明年關東兵起董卓懼欲遷都以違其難乃大會公卿議曰高祖都關中十有一世光祖居雒陽於今亦十世矣案石包識宜徙都長安以應天人之意百官無敢言者彪曰移都改制天下大事故盤庚五遷殷民胥怨昔關中遭王莽變亂宮室焚燒民庶塗炭百不一在光武受命更

都維邑今天下無虞百姓樂安明公建立聖主光隆漢祚無故損宗廟棄園陵恐百姓驚動必有糜沸之亂石包室讖妖邪之書豈可信用卓曰關中肥饒故秦得並吞六國且隴右材木自出致之甚易又杜陵南山下有武帝故瓦陶竈數千所并功營之可使一朝而辨百姓何足與議若有前却我以大兵驅之可令詣滄海彪曰天下動之至易安之甚難惟明公慮焉卓作色曰公欲沮國計邪太尉黃琬曰此國之大事揚公之言得無可思卓不荅司空荀爽見卓意壯恐害彪等因從容言曰相國豈樂此耶山東兵起非

一日可禁故當遷以圖之此秦漢之勢也卓意少釋爽私謂彪曰諸君堅爭不止禍必有歸故吾不爲也議罷卓使司隸校尉宣播以災異奏免琬彪等獻帝興平元年復爲太尉及李傕郭汜之亂彪盡節衛主崎嶇危難之間郭汜饗公鄉議欲攻催彪曰群臣共闕一人劫天子一人執公鄉此可行乎汜怒欲手刃之中郎將楊密及左右多諫汜入歸之建安四年復拜太常魏文帝受禪欲以彪爲太尉先遣使示旨彪辭曰彪備位三公遭傾亂不能有所補益耄老被病豈可贊惟新之朝遂固辭

黃琬爲太尉董卓議遷都長安琬與司徒楊彪同諫
不從琬退而駁議之日昔周公營較邑以寧姬光武
卜東都以隆漢天之所啓神之所安大業旣定豈宜
妄有遷動以虧四海之望時人懼卓暴怒琬必及害
曰諫之琬對曰昔白公作亂于楚屈廬冒刃而前崔
杼弑君子齊晏嬰不懼其盟吾雖不德誠慕古人之
節琬竟坐免卓猶敬其名德舊族不敢害

趙溫爲司徒錄尚書事時李傕與郭汜相攻傕虜掠
禁省劫帝幸北塢外內隔絕傕素疑溫不與已同乃
內溫于塢中又欲移乘輿于黃白城溫與傕書曰公

前托爲董卓之仇然寔屠陷王城殺戮大臣天下不
可家見而戶說也今與郭汜爭睚眦之隙以成千鈞
之仇人在塗炭各不聊生曾不改悟遂成禍亂朝廷
仍下明詔欲令和解上命不行威澤日損而復欲移
轉乘輿更幸非所此誠老夫所不達也于易一爲過
再爲涉三而弗改滅其頂凶不如早共和解引軍還
屯上安萬乘下全人民豈不幸甚傕大怒欲遣人殺
溫董卓從弟應溫故椽也諫之數日乃獲免

魏董昭明帝太和中爲司徒上疏陳末流之弊曰凡
有天下者莫不貴尚敦樸忠信之士深疾虛僞不真

丹房元韻 正直一
卷之三十六
之人者以其毀教亂治敗俗傷化也近魏諷則伏誅
建安之末曹備則斬戮黃初之始伏惟前後聖朝深
疾浮僞欲以破散邪鄙嘗用切齒而執法之吏皆畏
其權勢莫能糾摘毀壞風俗侵欲茲甚切見當今年
少不復以學問爲本專更以交游爲業國士不以孝
弟清修爲首乃以趨勢游利爲先合鄙連群互相褒
嘆以毀譽爲罰戮用名譽爲爵賞附已者則歎之盈
言不附者則僞作瑕累至乃相謂今世何憂不度邪
但求人之道患不勤羅之不博耳又何患其不知已
但當吞之以藥而柔調耳又聞或有使好客名作在

職家人冒之出入往來禁與交通書疏有所探問
此諸事皆法之所不取刑之所不赦雖諷備之罪無
以加也帝于是發切詔斥免諸葛誕鄧颺等
蔣濟齊王初爲太尉是時曹爽專政丁謚鄧颺等輕
改法度有日蝕變詔群臣問其得失濟上疏曰昔大
舜佐治戒在比周周公輔政慎于其朋齊侯問災晏
嬰對以布惠魯君問異臧孫奭以緩役應天塞變乃
實人事今二賊未滅將士暴露已數十年男女怨曠
百姓貧乏夫爲國法度惟命世大才乃能張其綱維
以垂于後豈中下之吏所能改易哉終無益于治適

足傷民望宜使文武之臣各守其職率以清平則和氣祥瑞可感而致也又司馬宣王收曹爽兄弟皆誅之濟曰曹真之不可以不祀帝不聽臣欽若等曰曹真爽之父也衛臻為司徒正始中進爵長垣侯初太祖久不立太子而方奇貴臨菑侯臣欽若等曰臨菑侯植也丁儀等為之羽翼勸臻以大義拒之及文帝即位東海王霖有寵帝問臻平原侯何如臣欽若等曰植先封平原侯臻稱明德美而終不言曹爽輔政使夏侯玄宣指欲引臻入守尚書令及為弟求婚皆不許

蜀諸葛亮為丞相後主踐祚以來敏為虎賁中郎將

亮在漢中請敏為軍祭酒輔軍將軍坐事去職亮曰將軍來敏對上官顯言新人有何功德而奪我榮資與之耶諸人共憎我何故如是敏年老狂悖生此怨言昔成都初定議者如為來敏亂群先帝以新定之際故遂舍容無所禮用后劉子初選以為太子家令先帝不悅而不忍拒也後主即位吾聞關于知人遂復擢為將軍祭酒違議者之審見有先帝所疏外自謂能以敦勵薄俗帥之以義今既不能表退職使閉門思愆

吳顧雍大帝時為丞相平尚書事于公朝有所陳及

詞色雖順而所執者正帝嘗令中書郎詣雍有所咨
訪若合雍意事可施行即與相反覆寃而論之爲設
酒食如不合意雍即正色改容默然不言
陸凱爲丞相時殿上列將何定佞巧便辟貴幸任事
凱面責定曰卿見前後事主不忠傾亂國政寧有得
以壽終者邪何以專爲奸邪穢塵天聽宜改自勵不
然方見卿有不測之禍矣定大恨凱思中傷之凱終
不以爲意乃心公家義形于色表疏皆指事不飾忠
懇內發

晉王祥在魏爲太尉陳留王咸熙元年司馬文王旣

進爵爲王祥與司徒何曾司空荀顛並詣王顛曰
王尊重何侯與一朝之臣皆已盡敬今日便當相率
而拜無所疑也祥曰相國位勢誠爲尊貴然要是魏
之宰相吾等魏之三公公王相去一階而已班列大
司安有天子三公可輒拜人者損魏朝之望虧晉王
之德君子愛人以禮吾不爲也及入顛遂拜而祥獨
長揖王謂祥曰今日然後知君見顧之重

衛瓘武帝時爲司空領太子少傅時惠帝在東宮朝
臣咸謂太子純質不能親政事瓘每欲陳啓廢之而
未敢發後會宴凌雲臺瓘托醉因跪帝牀前曰臣欲

有啓帝曰公所言何耶瓘欲言言而止者三因以手撫牀曰此坐可惜帝意乃悟因謬曰公真大醉耶瓘于此不復有言賈后繇是怨瓘瓘男宣尚公主數有酒色之過楊駿素與瓘不平駿復欲自尊權以爲宣若離昏瓘必遜位于是遂與黃門等毀之諷帝奪宣公主瓘慚懼告老遜位乃下詔進位太保以公就第有司又奏收宣付廷尉免瓘位帝詔許帝後知黃門虛構欲還復主而宣疾亡

王導爲司空加守尚書令時元帝愛琅琊王褒將有奪嫡之議以問于導導曰夫立子以長且紹又賢

臣欽

若等曰紹明帝也

不宜改易帝猶疑之導旦夕陳諫故太子

卒定及成帝時進位太傅拜丞相帝舅庾亮字元規以望重地逼出鎮江州亮雖居外而執朝廷之權旣據上流擁強兵趣向者多歸心導內不能平嘗遇西風塵起舉扇自蔽徐曰元規塵汚人

後魏古弼大武時爲尚書令參政事時上谷民上書言苑囿過度民無田業減大半以賜貧人弼覽之入欲陳奏遇大武與給事中劉樹基志不聽事弼侍坐良久不獲申聞乃起于太武前捧樹頭掣下牀以手搏其耳以拳毆其背曰朝廷不治是爾之罪大武失

容放恭曰不聽奏事實朕躬樹何罪置之弼具狀以聞大武奇弼公直皆可其所奏以正百姓弼曰爲臣而違其志于君前者非無罪也乃詣公車免冠徒跣自劾請罪大武遣使者召之

源賀爲太尉獻文欲禪位於京兆王子推任城王雲進言不可賀又進曰陛下今欲外選諸王而禪位於皇叔者臣恐春秋蒸嘗昭穆有亂脫萬世之後必有逆享之譏願深思任城之言獻文從之

高陽王雍孝明初爲太傅侍中領太尉詔雍入居太極西栢堂咨決大政時領軍于忠擅權專恣僕射郭

祚勸雍出之忠怒矯詔殺祚及尚書裴植廢雍以歸第雍表曰臣初入栢堂見詔旨之行一由門下而出而臣出君行不以悛意每覽傷襟視之慘目深知不可不能禁制臣之罪一也臣近忝內樞兼居師傅宜保護聖躬溫清晨夕而于忠身居武司禁飭自在限以內外朝謁簡絕皇居寢食所在不知社稷安危又不豫出入栢堂尸位而已臣之罪二也忠規欲殺臣賴在事執拒又令僕卿相任情進黜遷官授職多不經旬斥逐賢良專納心腹威震百僚執願朝臣臣見其如此欲出忠爲雍州刺史鎮撫關右在心未行

反爲忠廢忝官尸祿孤負恩治臣之罪三也先帝昇遐儲宮纂統斯乃君父之嘗謨臣子之永則加賞之意自古無之忠既人臣受恩先帝喪禍之際竭節是嘗迎陛下於東宮臣下之嘗事如其不爾更欲何爲而忠意氣凌雲坐要封爵爾日抑之交恐爲禍亂臣以權臣所欲不敢輒違卽集王公卿士議其多少清河王臣懌先帝懿弟識度寬明臨衆唱議非以勤而賞之憚違權臣之旨望顏而授臣知不可因而從之臣之罪四也忠秉權門下且居宰執又愬禁旅爲崇訓衛尉身兼內外廣于宮掖臣之罪五也古者重罪

必命三公會期至旬日所以重死刑也先帝登極有一年細人犯刑猶寬憲墨朝廷貴仕不戮一人今陛下踐祚年未半周殺僕射尚書如去一草是忠秉權矯旨擅行誅戮臣知不能救臣之罪六也臣位荷師相年未及終難恕之罪顯露非一何情以處何顏以生雖經恩宥猶有餘責謹及私門伏聽司敗大帝感忠保護之勛不問其罪

北海王祥宣武爲司徒公錄尚書時御史中尉甄琛與黃門郎李憲以朋黨被召尚書邢巒窮其阿附之狀琛曾拜官親賓悉集巒乃晚至琛謂巒曰卿何處

放組來今晚始願以戲言嚮變色銜忿及此大相推窮祥等奏曰臣聞黨人爲患自古所疾政之所忌雖寵必誅皆所以存天下之至公保靈基于永業者也伏惟陛下纂聖前暉洞鑒幽慝恩斷近習憲軌惟新大政蔚以增光鴻猷于焉永泰謹按侍中領御史中尉甄琛身居直法糾摘是司風邪響黷猶宜効糾况趙修奢暴聲著內外侵公害私朝野切齒而琛嘗不黨奏方更徃來綢繆結納以爲朋黨中外影響致其談譽令布衣之父超登正四之官七品之第越陟三階之祿虧先皇之選典塵聖朝之官人又與武衛將

軍黃門郎李憑相爲表裏憑兄明封知而不言及修寡彰方知彈奏生則附其形勢死則就地排之竊天之功以爲己力仰欺朝廷俯罔百司有爲鄙詐于茲甚矣不實不忠寔合黜貶謹依律科從請以職除其父中散實爲叨越雖皇族帝孫未有此例無得不以論請下收奪李憑朋附趙修是謂交遊之道不依嘗度或晨昏從就或吉凶徃來至乃身拜其親妻見其子每有家事必先請託緇點皇風塵鄙政化此而不糾將何以肅整阿諛獎勵忠槩請免所居官以肅風軌奏可琛遂免歸本郡左右相連死黜者二十餘人

北齊庫狄干文宣天保中爲太宰干尚神武妹樂陵
長公主以親地見待自預勤王嘗怒大衆威望之重
爲諸侯最而性嚴猛曾詣京師魏譙王元孝友於公
門言戲過度干正色責之孝友大慚時人稱善

熹威爲納言從煬帝征遼東領右禦衛大將軍楊玄
感之反帝引威于帳中懼見於色謂曰此小兒聰明
得不爲患耶威曰蠢踈非聰明者必無慮但恐寢成
亂階耳勞役不止百姓思亂以微欲諷帝意竟不悟

